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判九

教授文書門二十一 道

博士教授判一道

釋菜爭論判一道

持論湯武判一道

持論攻擊判一道

無鬼論判三道

注書判二道

冊書判一道

學書判二道

讀書判一道

識書判二道

文書判一道

傭書判二道

寫告身判一道

故紙判一道

博士教授判

任太學博士或告教授失所云不知輕清在何時叙

對

朱温

宗伯建官成均務學本乎風化爰立庠序人惟教首義在通經所授復據禮文有誤深非儒者講信之道自闕師資齒胄之儀曾非挑撻四時訓誘事乃茂如三月違仁豈無尤矣且如迷復未曉輕清儻舞樂或乖問夔則可如論詩不足在鼎何觀既投刃而非虛宜稱兒一作觥而見罰

釋菜爭論判

得胡甲許乙俱任

一作

直講因釋菜爭論遂形於顏色各

持捶以相打法司科罪

對

膠庠之設國容在焉禮樂既陳王教茲始學之不慎

為夢道或未行達人增歎皇上崇大文教褒進儒書屬

類可採爰奠祭於先師壇杏初開將發明於古學胡甲許

乙說禮談經異議既生爭論斯起操持捶朴恐學業之不

明顛墜衣裳見朝儀之有失四方從學華荒並湊百寮觀

禮簪紱成行不慎于儀何所取則既憊規矩合寘刑科

持論湯武判

乙開筵講湯武事弟子丁曰無食馬肝乙撻之不伏折師

塵尾事

對

君子為儒學以致道聖人立教言無非法乙惟廣業義取精嚴啻丈席問未述唐虞之際開筵講肆遽言湯武之非

符彼黃生之談爰有青襟之刺不能伏羲故為達人喻以
馬牝足為知味折之塵尾噴有煩言一秩扶何傷將子無怨

持論攻擊判

慎到遇接子於路因持論遂攻擊人謂之狂生自云非狂
生

對

常從心

講學崇儒語郊先禮詩書之奧以佇言揚玄妙之門方求
理辨初聞慎接具析精微既遇於途詎為傾蓋之厚各持
其論以爭重席之功湯池鐵城取言詞而自困焚舟夷竈
屢攻擊而無廻設喻指之縱橫不聞三倒語折角之勝負
方持兩端孔丘聽歌知接與之有德漢高揮洗見郭生之

不狂拘繫之端冶長何在言談之下甯越無辜恭論兩賢
請從一釋

同前

賈承暉

淹中闡教揔三墳以昭彰稷下馳聲籠百家而紛糾是以
陶冶代俗脂粉寰中事鬱不刊之書理貫無疆之美惟慎
與接契叶情忘忽遇諸途乃相問道探曠致遠飛辨交馳
索隱鈞深玄談競瀉如磋如切頻登更僕之筵無體無方
屢動起予之對公超山北吞九八於辭場伯起關西咀數
千於辨囿孰謂寡識莫測高人輒此拘之誠為未可

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乞免鬼云誰似汝者甲云

乙似而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不伏

對

鄭績

神理茫昧幽期眇鑿揆之於有演象渙於周經覈之於無持論標於晉史甲也持離堅之辨乙也遭死妄之災人謀鬼謀殊預能之迹一生一死等交情之見雖在原有急難之忿而徙壑無可返之鬼不降錫齡之神忽怨淫昏之鬼且當其變起倉卒事兼天枉苟寧我之是圖豈恤人之有責况泛詳昭典靡及幽途讓以偷生方期耻格抑之謀殺稍涉淫刑菲見所窺事宜從記

同前

趙不疑

惟恍惟惚斲巨匠於無名一陰一陽鼓鴻鈞而不息是知天道玄遠子所不言甲以志尚縱橫心懷貞正振談端於海嶽抗高議於雲天取類阮瞻疑書生之自屈有符宗岱遇使者之方求乙以才貌畧同稱其似是殊仲偕之昆弟於此相推異張衡之後身斯焉見取生乎公府無聞鶴板之徵冥冥幽途忽見鵲衣之召弟以鵠原義切鴈序情深惜棣萼之無春恨泉扃之不曙告稱謀殺未達幽明語事雖云代命至理終當溘盡捨而不鞠實謂為宜

同前

張景明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羲之卦式載鬼一無一車脩象

人之冊文一無時生二豎未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

自專情非傳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于寶舊書斯為妄作

爰非有象持成論衡徒析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戾恍惚
而見始慮既瞻之疾髣髴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弔
奄及茲凶以蔡邕之形初聞有似負莊叟之患溘然無疑
一作昆既求往於隙駒季實悲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
冥滅切於懷而生乃有涯欲將誰咎薄言謀殺理謂無慮

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爲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之

對

自鳥跡垂文龜圖渙彩經文光乎歎鳳詩叶粲乎歌鸞由
是百氏分門九師殊見詞義紛雜褒貶莫同針彼膏育起
茲廢疾杜元凱先鳴於麟史王輔詞推雄於象繫一作高

山景慕何莫由斯斛律景投斧誓心題橋表志研精覃思
溫故知新採摭群言遂立訓傳實求貽厥垂範將來長孫
乙宅心典墳先無書籍習使迷於逐老窺字感於陰陶黃
金滿羸罕有一經之譽白珪無玷不聞三復之言而猶借
韻李竒竊名州黨今景男有訟方覺是非理須更爲昌言
美惡自然明白

同前

卦演龜文書分鳥字左言右史紛綸於圖謀帝典皇墳昭
彰於篆籀自非沉鬱澹雅以居業修辭立誠以進德則未
能究精微之奧窮闔闢之源惟彼長孫器劣才窳竊沉冥
之號求著述之能覽向郭二莊其爲可及見虞王兩史自

謂過之殊不知道不虛行名不苟得蝸甲蛇蛻有似之而非眞寶玉大弓亦得之而便失厚顏之甚實謂伊人景男之訟誠曰未達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慢藏致盜則又誰咎請更詳審待至量斷

冊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其親友一作觀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答之訴稱有故

對

李希定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藝研精百氏純經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衆儒而升我堂矣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起列鴻都楊子玄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而不刊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息威於甯越

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庚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員狎

學貴傳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奧四微收藏必溫故而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

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與常懷報德之心司
敗在官途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旌國史
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弩之
言以錫來一作乘車之寶

同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芟從師服膺孔甲之書
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庶有親仁之風乃思
延譽之美爲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
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遙卻
詵之前縱可襲行諸則仰推故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
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讀書判

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對

孫逖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爲
先遂發憤而忘食旣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
習陰符徒成仲舒之滢不如元凱之癡或稱違法誠則伊
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於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
黃石授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失無寘于辟

識書判

乙家有論語識隣告其畜禁書科徒一載郡斷無罪未知
合否

對

薛邕

幽家玄苞秘書赤制賈逵是摘且未能言鄭興不為執云
有學倘在法而斯禁寧當刑而可捨不惟斯乙嗜學可加
仰惠施之藏書得蔡邕之舊業通德惟異未聞北海之旌
里仁是依遽致西隣之貴有論語之讖則稱私畜禁書覽
天官之文豈曰潛窺玄象將循名以責實何如少而為多
役以牽傍是非舉直聞言是信雖吾子之有循執德不回
終匹夫之為諒請從郡斷以黜隣告

加一作

同前

孫宿

先聖立言蓋非為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匪亂常如何
議辟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違邦禁同原伯
之不悅或可見非比常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隣人誠為妄
糾彼已未越爨倫遽欲論刑何縣吏之從昧不寘于理知
郡司之有孚

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書於几上
令使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為失禮欲科傲慢罪縣令以文
同宿措堪為薦舉

對

康子元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賁人文而礫
魄無拘忽醉厨中之酒崩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
觚寫而旋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疑可爾

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茅茹以爲詞
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敬堪薦郤洗之玉春茲兩
議須遵一理昔嗣宗醕酏曾不寘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
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之風

備書判

甲居道周以備書自業乙侮之折筆以答其背甲告他物
毆人

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修業固無
取於筆耕興義輔仁事必資於善誘而由裘靡及旁狎是
崇疑宓子之引肘類徒人之袒背議諸私室雖一扶之何

傷列在公庭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毆繫法所難逃

同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旣多門
藝非一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
榆之蔭備書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窻
越汗簡之責旣不見稱折筆之尤理宜從譴

寫告身判

麴紹違法寫告身邀勒選人爲選人所告

對

龍首高居惣群材以成務鴻翼漸陸入會府以叅名旣而
樂鏡晨披山書密奏或連輝於喬木乍忝迹於場苗九流

多材百司職廣既深隨牒理藉符文麴紹窮巷無資備書
有素兩臺之妙雅善於銀鈎什一之求近通於金市挂廻
鸞之健筆狗是錙之輕資事既叶於私求迹已論於明憲
一作論况籤授之法本在職司擅鳴既達一作且無條貫
於昭憲惟公書寫終自利刑既紊三章須窮兩造但選人以輕酬
致怨麴紹以苟得生嫌若使不食先言便招後訟寘之嚴
典惟會直繩

故紙判

州申遠年故紙請賣充公解支用

對

六合爲家萬方同貫用人文以成化藉鳥章而理物由是
簿書嶽峙文帳波流酬答極於稽康沉迷昏於公幹按牘
之理義在隨時曹局之資固宜適用即有年代浸遠事跡
淪沒寘諸幽閣疑孔壁而生塵納以嚴局同汲書而有蠹
桃花之色對春園而欲曉魚網之彩俯秋水而將沉羊續
則不任補袍揚雄乃纔堪蓋醬令式既標年歲州縣自有
準繩何事強申方來取決請以狀下任依爨途

投石三十六字

八月二十二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十二

判十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棊門二十七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筭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毀方瓦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一作馬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耦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一道

書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

恐誤當時許蔡邕之冊書將傳後學况秘緝有府寫書置

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一作乃罔齊於徐

疾覽之繁文豈將為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

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效於

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太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

微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

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

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
慙尺牘今乃字詰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
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
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
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
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
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
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
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簿訴須緘滕口之訟方

入噬膚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
工寫為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
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
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典罪自擿也刑則何逃然而則一作
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
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
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娑娑王府掌握銀鈎

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畧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
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
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
墜業擯遂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
良存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仗之宏模績
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
標五字諒無殞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

克屬以功開揆日翦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瞻隴之畫
閣式題飛榜方呈鵠反返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
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隳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
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常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
之明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
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集無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
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髮毫

遂見尤為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為千比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書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弟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生補乙為曆生訴稱曆生六年蒲兄年長易就卜筮生八年方滿弟年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達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王衡之度俱闕瓦兆之占二十未能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以下史之曹六日六旬任乙於保章之署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徒稱易就訴六八之年載頗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既言並解方見同收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案爾位無或浮言

易家有歸裁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鄰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元稹集無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

元稹集無

背於周經而七八爲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
婦辨數雖冠履相啖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
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
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伎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
授生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瞻恒象
願知分野思辨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
其禮同彼筭生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若
徒爾受財雖勒望於束脩終難同於伎術生之不伏頗同
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惟貞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事嚴師爲難束脩旣行誨訓無倦惟庚業茲曲藝
就彼師資隅際摳衣已稱弟子席間函杖一作須稟先生
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訴以筭非伎斯爲妄矣在三
如一其若是乎旣虧北面之禮湏受西鄰之責

同前

李子詢

庚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上
瞻星識賢人於潁水旣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
束脩是徵所務雖殊於筭生其致亦同於觀者康成博物

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無舛，一彼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湏科虛訴之僞，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唯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諟，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頤祕，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曰服膺，束脩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庚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其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採劉向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鍾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合有束脩，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

後篇作得
太學博士

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

本不許

此題又載五百十五卷，今已削去。

對

呂頴

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憐夫古訓。

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絜矩之道不改
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
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
明徵胄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春彼儒流
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
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
之見

同前

元稹

集無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
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湏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
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
譽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
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惜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寧遠從衆之規惟彼
國庠典夫胄子以爲公侯之胤自伐淹中謂其禮樂之家
難爲人下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
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化
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圜鑿而方
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劇司業以訓導
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
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勸學者所
宜聽之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入于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絜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
士之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
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
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踰局一作奏曲
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
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耻
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
選將依格式

對

張叔弼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

列校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札之武力
然以進不失鵠取必穿楊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
戰勝戴鵬興論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實爵西階判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常仁寔惟合禮甲爰展我嘉事
將脩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屈宜展敬
於初筵故主人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
既匪憊于儀德藝可尊寧限之以數蓋恃多為貴者且不

曠於禮夫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耦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荆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
此和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圃蘋蘩或獻何射於澤宮誠
爵命有殊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樂嘉賓之
心射侯無間事既殊於僭上辭未失於謙光覆視前經誠
為未害

同前

穆贊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

之首惟庚是時謬疑其盛禮疾徐得中應采繁之節揖讓而進忝大夫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為仁亦發彼而有的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為間庚為稽古或乃謏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周公制禮王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復挂彛章

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理詳文將謂為允

圍碁

圍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弈碁聞寇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蕭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

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柝邊城焉得留翫弈碁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臧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

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忘情於奴戲雖費祿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旣捐何勞健羨一枰之上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駟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群兇寔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爰憲

八月二十六日校校抱素書屋政正二十四字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判十一

射御門三十一道

澤宮置福判六道

張侯下綱判五道

不以騶虞爲節判一道 不以采蘋爲節判二道

卿射司正倚旌判一道 賓觀武藝判一道

矜射判二道 祭侯判五道

馬驚師徒判七道 射不穿札判一道

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訴云自邦國已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對

鄧承緒

六藝之脩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
實選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狸步之張侯以鹿
鳴而應樂設中置福用陳矢筭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
之數賓主存乎百拜公卿繼乎六耦能其中質定以和容
豈罰觥之爲慙亦削地而成耻禮之美者德實在茲况名
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噐物有等宰王者之殊儀卑不踰
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効敢奉守官之誠訴者有辭恭聞克
謹之義

同前

潘文環

祭以訓恭射唯觀德出正中質將定於賢愚備物致用是
昭其典禮瞻言爾甲司此澤宮張侯以示威酌狸步而
遵羹飲筭初列爰立豐以表儀射噐也存亦置福而供命
然以高卑異等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固宜同於相圃而
舉非王者爰可論於設中旣無共職也德寧懼守官之効

同前

程休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隸章先習禮於澤宮
且觀德於方國恭惟彼甲天子有司辰四體而能勤事一
人而匪懈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昭回
天光臨下捨矢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置福無中如何發彼
有的法官之効以告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
雖五等有數四侯旣張而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同前

蔣準

射以觀德禮先擇士是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畢况聖
敬日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
相圃司彼澤宮并夾既陳決拾斯似思備物以致用奚曠
官以速充竟不具於鹿中乃空歌於狸首末學茲甚不敏
則多天子之儀用或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觶而
有言發的而足獻遂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
之貢仍誦夏后之服繁謂

同前

裴子建

選賢觀德存乎射義為邦之度因文物以肅陳將祭之儀
必先朝而慎習於是審茲狸步張彼熊侯揖至讓升和容
顯於相圃持弓挾矢雅頌彰乎澤宮司馬分進退之規王
人奏蘋蘩之節百禮式序五善無替既有備於置福復何
遽於設中法官執此簡書欲行觥棗訴者確乎執理憑於
名制用捨之道抑有司存且列國諸侯擇士而祭自守彝
憲無相奪倫事乃屬於邦君罪寧歸於彼甲緬稽古訓斯
為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同前

劉肱

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
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違一作吏澤宮
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垂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
三侯決拾既似於瑀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一作鹿兕
或有國之前聞皮稱熊豹盖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

執禮爲詞闕而不供終當毀楹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
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對

劉瑾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效能於棲鵠賓之遂貫
遽呈妙於啼猿曾不知措策有揖讓之儀飲筭行多少之
節下綱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闕人而無禮袒
決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恒憲

同前

王誥

國將郊禘王有聘享宴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旣抗敦一作

彈弓乃堅天子張熊武之威也一作侯異朱玄之殺不及地武
何所失儀高其下綱誠爲順理然禮崇三讓無聞因請之
辭射有五容先招不至之誚雖飲於少筭自可奠豐而獻
爾發功方觀袒決於賓微於一作拾禮在景何所憇儀但
欲旌能期於書過

同前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徑首
登歌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于
其位宜揖讓中節允諧一作於觀善何穿洞非儀坐彰於
伐德綱則未下射何速如自貽監者之尤遂于司馬之政
不奠于坐誠叶周人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圃之事雖君

子之爭戒一作或所苟得而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
謂叶平典

同前

姚承構

開彼澤宮臨茲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
審固而動矢流貫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繁笙鏞備於
和體豈失于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網靡及於地前飛羽虐
驚於雲際坐奠斯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令
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
律之道斯合宜然

同前

嚴迪

景遵狸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網未踰於先制
賓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
彤弓既斨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
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
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寘罰

不以騶虞為節判

大射之禮主司不以騶虞為節

對

寇泚

禮經之設寔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虔恪况大射斯御大
侯既張誦狸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
禮容爰遊爰豫一作爰式備於彝典崇折俎之儀助發生
之氣豈得韶弓之旨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圃位已

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鷄鵠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不以采蘋爲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爲節所由加罪訴稱非三命已上
對

韋述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修訓惟甲
幸逢光宅早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爲會
咸茲五善之儀興武與同必期多筭和容中質不出于正
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
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爲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
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暮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
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爲舉枉

同前

馮萬石

三皇威察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故澤宮相圃揆
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叅之以樂章必備之
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
之爭制氏頗曉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徇疇人寧宜
篳篥不修鍾鼓靡奏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
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蘩一作采蘩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
附等威咸依節制訴非三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
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鄉射司正倚旌判

甲司正命獲者倚旌爲有司所糾詞云兼官無事

對

李思元

國有燕饗代存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耦是辨其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眷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閑乃事序賓明揖讓之則進或歷階贊射辨升降之儀退惟輔序而決捨是飲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爰有倚旌之禮將欲乘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勸必明威容可則况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兼寧云離局之過有司所糾實負曠官之責

賓觀武藝判

乙為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容兩拜責其闕禮

對

李暄

侯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賓以相儀乙鄉黨稱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一作是接欲體和容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又觀德豈可空瞻棲鵠未盡主皮尚陳旅酬必候一作俟興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於威儀亦何勤於偏拜謂之有闕宜乎未其

矜射判

樊少翁與箭張廻各自矜尚詣府以廻優少翁不伏

對

李迪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噐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端而不棄居六藝以為先張廻擅飛衛之功樊少得養由

之妙同觀挂蠶並斷征鳥暫變繁弱之弓載發忘歸之矢
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於撝謙遽聞於矜尚君子無爭
必也射乎府司既曰迴優少翁如何不伏

同前

郭行則

少翁繁弱靈苗張迴忘歸遠系各是良弓之子俱膺美箭
之名類飭角以甄形攸資定體固鉄羽而成質期乎陷堅
蓋取諸睽用明弧矢之利道該於藝允覲和容之能非唯
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六鈞寔發
養由之弦先於百中論其飲羽本為相資諡以主皮事非
獨善瞻言繕造何劣何優據其精靈徒矜徒尚文戰而朱
覺先鳴齊驅而適聞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道方張迴非

謂符彛典

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對

袁歆

唯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徼福於爾靈
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
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楹
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筭少筭射人或觥於示疑作爾
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
介福雖非宴禮寔曰武經既庶幾於戰兵復何疑乎致祭
乘駟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

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同前

魏兼柔

揖讓而升發彼以析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反求諸身甲主
張三侯是供五射簋貳以薦初陳強飲強食之辭金奏既
動間以采繁采蘋之節屬九圖有截五兵載橐橐宜習禮於
澤宮可觀德於相圃下網不及於池武中掩以待於乎弓
惟若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焉稱非息宴
妄為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徵甲免
夫戾

同前

李挺

澤宮舊典相圃遺法實備多儀亦彰異數至若一日之澤
息物休農四牡既朝勞勤式宴於是取像狸步設廣庭之
禮物載張獸侯量下網於地武射之義也豈直主皮神則
憑焉必侯工祝羞醑醢之嘉薦陳儆戒之順籛或中鵠而
升則實爵以獻終乃示其慈惠庶將強其飲食正依經禮
寧畏簡書爰詢補禘署之言未達梓人之職甲之不伏可謂
守官

同前

秦用

五善與能三侯是列俾射夫有獻庶君子必爭甲藝窮决
捨心惟審固成規月滿則先張之弧如破風馳能發彼有
的對梓人之成器受司馬之滿觴祭則有經辭豈失舊既
不寧是抗非貽福謂何且使臣農夫息宴以禮而主皮栖

文苑英華 卷之五
鷓降殺異且如或獸侯斯張是則豸冠虺觸尚迷岐路更
佇指縱

同前

姜庭琬

祭以主敬射以觀德三侯既設遂聞熊豹之差二簋可享
爰申脯醢之奠甲進退有度揖讓而升方備於五善詎界
於六藝有如武子之妙以取牛心類后羿之能無全雀目
祭必如在神當格思唯寧者立以繼代不屬者抗而射汝
強飲強食陳祝史之正籬克禋克祀介曾孫之景福必也
正其齒位稱彼兕觥將勞農以休息乃示宴以惠慈鐵冠
所糾恐未三思鉛刀見用終資一割同於噬腊難以其心

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遂死之或
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罪

對

梁庶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
是因舉旗攸屬卜氏叅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焉或奔
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言司載興
慙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湏聞免胄
之客是用捐軀不愆一作吝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
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執
死節以寵鬼雄

同前

楊仲昌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羣吏聽誓先王垂則卜氏致躬廝役
頗事戎昭似乘丘之物立一作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還
塞北介冑慙容日暮城南鼓鼙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
必割冀圖賞罰以制忠邪但授一作綏匪憊流矢斯驗嘉
赴敵以徇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卜也
之非罪宜捨諸而無惑

同前

呂令問

將執御乎必使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豈其
敗績六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
既而師貞以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軍
小將却遷延而欲奔非馬其人異叔牂之沒怨有矢在肉

知賁父之非罪留人以告誠合誅之生也不欺荊子無怒

同前

梁涉

赤羽相向魯戴乘丘之役紅塵交飛國驂賁父之御事疋
蒙馬力均投牛變非銜檝驚為流矢殊卻克之不止因潰
齊軍成魯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汗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
乃知非罪逝者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誅此焉
寘理孰曰監軍雖欲必也正名是故惡夫佞者

同前

褚思光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木曲屬出車檻檻有六月之師將執
訊連連成九天之勝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
師有懸賁之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愚未窮通

憲必若馬為流矢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道一作
誅得其功率象前聞寧宜寘理

同前

楊慎金

邊候時警聞列將之授師戎車啓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
交下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
為御因交綏而小却疇昔為政雖異羊斟不仁今時敗績
還同卜國無勇結纓而盡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艱需於
下士將寘于理焉可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誅
不罪斯焉取斯

同前

劉璿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為御招
於馬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鷗逐昔懸責理御嘗聞流矢之
災卜國佐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
績之由須覈馬驚之故請重尋詰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
寃功過昭著即寘于理深涉乖踈

射不穿札判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液角者不
得牛戴牛角

對

白居易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
簫而獻中規無一作不一作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技有憊七札不
能穿一且集作宜一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

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
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校正三十四字

八月二十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判十二

選舉門三十道

舉似已者判六道

舉方正者判三道

舉嘉遁第判一道

自舉判一道

舉人倨傲判一道

自比管仲判一道

貢士不歌鹿鳴判一道

鄉貢進士判五道

貢人帖經判一道

括州貢士判一道

獻賢能書判二道

舉賢任選判二道

被替請選判三道

詐假求官判一道

知名配杜判一道

舉似已者判

丙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對

陳齊卿

舉善國經為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輶轉一作一

封尚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丙以星車達

諸天府惟賢能似雖讎不忘御史彈違蒞職肅物臨人謂

無失於奉公乃見傷於與善使苟為酸邁詩東門之粉酸邁訓總聚而行

但其下既引羊舌又疑是酸茂畏此簡書則羊舌廢而不與和奚誰其請

老制命為義然暫威於栢臺察理蒞仁終取連於茅茹欲

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細已甚

同前

屈突滑

天生蒸人樹君以牧國有理體得賢其昌丙人伊何察我

奸爵發揮玉化對揚天休整日馭以觀風駕星輶而問俗

方欲庶績其凝伊又九功式序搜遺逸於巖藪訪才能於

草澤舉不失德推皆似已既無替於拔茅亦何慙於擢一作

折桂且絲則廢命禹乃嗣興奚其歸老午也膺職內不子

避外惟讎舉建茲一官成彼三物自叶彙征之吉寧失鶴

鳴之義憲司所糾誠為妄作不能沮勸忽肆淫刑參則不

敏未敢從命

同前

裴春卿

受命觀風光膺耳目停車輟駕是牧疑作收翹楚知之不遠

十步自得於芝蘭行之有隣千里方聞於應會惟彼舉善

誠為好德出門無爽於同人投士遂多於似已類和奚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賦類 卷一百一十五 賦類

直道有范滂之遠心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而四方知勸皇華允美所謂伊人白簡以聞徒爲此糾

同前

獨孤峻

舉賢無私惟善所在苟利社稷無恤其他疑作他故德能佐

時彭仲超於令尹才堪御敵觀父統於三軍唯得其人似

已何爽且魏獻舉代祁奚薦讎將利國是資不阻親怨以

進賢爲務寧問回邪故能建彼一官成乎三物先賢所尚

君子躋之事以類分云胡不可瞻言丙也直指是稱舉爾

所知何敢沒沒良才衆矣多舉何妨御史繡服霜華驄威

電發將違執秩言真僕區區不知獄也放紛刑乎頗類左見

傳昭十六年子淫刑以逞誰則無辜得善誠則可嘉糾按

斯爲戾也

同前

房密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庶能固無嫌於讎黨夫不

惡汝句柳朔方爲於栢人孰可代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

不爲諛舉乃斯得以成三物奚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

之故位多君子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俗寧守文以牽制

能舉善也唯其似之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

爲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勿陷功賢之議

同前

李翥

父教子忠爲臣不易知人則哲惟帝稱難任官惟良底祿

以德莫不進方正之士獻賢能之書詩詠繡裳禮設庭燎

衣冠濟濟鳴玉珮而來朝文雅鏘鏘望金門而待詔祁大夫之請老內選其親范文子之讓能豈遺其舊皆舉不失職義不在私晉國建其一官魯史成其一作三物士遇知已惟其似之覩星使之來儀長歌棫樸覽霜臺之糾謬反示疑狐裘寧假有辭自然無咎

舉方正者制

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矯奏請左遷

對

張萬頃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之于朝咨爾大夫褒然爲首以弼余教將沃朕心况張敞尹京孫弘待詔軒墀中禁襜褕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槃辟以爲禮將三命以必走奚九拜以愆儀然惟才所難與人無備焉可納虛詭之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試可乃已吾無間然

同前

崔珪璋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於宗黨孫弘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爲上秩問馬未能於鈎距推賢乃見於槃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敷失墜楚材儻以堪用卞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云其可聖朝刑尚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

成不削之罪

同前

李伉

四方取則西夏為樞九流待問東臺是急若舉不失德實人所具瞻而肅穆清規崇嚴冊陞登清光於霄漢不違顏於咫尺則當進退禮容孰聞繁辟雅拜既無觀於叔氏亦何取於鄒人有司上聞攸資伏念儻使廣成不遠應無北面之尊綺季或存未屈南山之老試可乃已誰謂不然

舉嘉道第判

嚴虛應嘉道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為非時進擬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對

徐楚璧

嚴虛草澤賢才蒲輪辟命玉臺對問既則登科仙署縻爵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徃訴然則晦其跡也事等鑿坯行其道焉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豈名實之相乖義在優賢理無貶第興言舉主誠則知人賞先茅之地非無故實奪閑田之祿未之前聞循彼功曹以為直筆

自舉判

李昇朝

舉人據地判

標目作舉人倨傲判

穎州常居於本屬舉刺史問所能乃據地而言刺史將為奇才察吏為詞色倨傲不堪獎仰處分

對

常希顏

常居汝穎竒才丘園高士干進二千石自謂五百年陳思王之藝能唯聞自舉馬相如之文藻故且先容蓄銳門庭審屠龍之已就露才州府望維駒之有期舉善進賢英翹是務負才任氣倨傲何傷計吏猶揖司空處士何卑刺史或是栖遲之侶禮律未閑流宕之夫拘檢不足取優退劣赦過舉賢庶以為宜未敢懸定

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云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對

李昇朝

國家頓網鷁鴻廣羅舟楫人降三傑俾機務允登天飛五老而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歲下徵拜日聞無是子毓德郊扉澄神虛白效宣尼之竊比無踰老彭徵武侯之故事終期管晏雖復跡符媒銜終是志越儕流或未可量有足嘉尚昔月中見字尚表英童今夢裏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以丘園佇秀物色求人乘箕降昴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循名實方漸台階今者邑子薄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未可即依翁歸自陳亦難憑擬言之無罪告上何傷

貢士不歌鹿鳴判

甲秀才充貢郡送不歌鹿鳴之詩

對

苗收總目
作牧

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孫弘適見於贈芻郤詵希於擢桂既添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

奏鳳德何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乙有言矣郡何詞焉自
速其尤誰曰無咎

鄉貢一作舉進士判

鄉舉一作貢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對

趙岳

鄉大夫之興賢最疑作能大司徒之論俊選既升司馬又告

諸王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為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
在今日之區分非曩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
不休秀才之目羨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
其小庶會府之達識即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溟海歎蹄
涔之暴鱗騁騶之局中庭望雲朔而驤首考功自可表其
秀傑拔以殊倫縱常式之文不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宜
口新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為蔽矣試可乃已何至是乎公
使湮沉坐令求訴

同前

漢辟賢良堯徵側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
彼鄉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敝終求試於秀
才一何乖謬既離局以干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
顏奚甚國章攸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同前

講信明義脩詞立誠豈唯潤身且以干祿一作以德成而
上充歲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而入

仕博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無遺
十室之才詳歷試之規寧隔四科之秀循名責實雖在司
存改業惟人何求物議

同前

權寅獻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
藻見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
狀須依一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
才名異奏名事便迂僻訴非訴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
詞何哉無狀之繆請依鄉舉謂充公途

同前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增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

歲充歲賦各騁翹材喧

一作喧

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入薦

既臻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殊例不應本舉
誠恐非宜考功不聽良爲允當訴求不已何大乖踈

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公仰處
分

對

張憑

惟賢是舉慎擇爲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
待扣禮闈將登甲乙之科翻速主君之戾何則帖茲學圃
既謝專經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途使仙臺清鏡徒訝於才
難幽谷遷鶯空悲於歲晚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

成分於事恐非公薦景當冒貢請用遠郊之禮守舉非才宜從削地之罰

括州貢士判

括州即括蒼也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甲貢士少

對

諸葛若驚

諸侯列土貢士有差稱彼地靈登之天府括州水鄉遐服台嶺仙區梓漆標材幾馳聲於俊造竹箭為美亦飛譽於東南頃以充賦上京頗規前古在寒帷而未失何直繩之見欺然則國家獵異搜奇招弓頓網移鄧林之茂樹接影槐庭掩澤國之瓌林連芳芸閣既惟新而製典何昔禮之云稱慶使此推蓋申朝憲州將雖拒有味隨書

獻賢能書判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所理辭曰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對

宋昱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齒鄉職於股引觀其所與以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後縱舉不失選僉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篚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榮詞宗立志始於司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寵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於國前王肇俾於計偕將慎薦延之儀遂下崆峒之拜登于天府貳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掄才之時卿則守

官諒不愆於侯度臺應情理頗有乖於紀律有詞不伐無簡可聽

同前

鄭璣

國有地官以帥職鄉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貳命在奉勅告于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甲者斯焉從政既受其法如璽印塗將教所理猶金在鑄是以俊造察本於鄉閭賢能薦登于天府同谷末之舉士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程詢衆之暮義存五物禮賓之飲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詎繩

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對

鄭察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况爰設天官俾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自疑家官必擇夫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可因循愚謂上封未協中道

同前

盧貽

求賢審官分職揆務必資慎擇乃罔姦邪惟彼禮闈式蒸
髦士固亦品藻而無失夫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濤識
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琅誰云非允刈乎杞梓孰曰謬賢
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未之
上封屬一作獨將言事教隳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
革弊天官嘉選是曰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被替請選判

牛聳

丁授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準勅旨冬已
過旬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辨論官
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
限

對

牛聳

用行捨藏宣尼所誠難進易退老氏格言伊丁効官先甲
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參選而趨乎
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誠宜
委命而去何至滕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僭不濫弓旌
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即守法進退不遇斯害
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味於隨時厚顏何格
告今知分用止躁求

同前

敬寬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
必遵王度等言丁矣庶得人焉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始望

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褫服抽簪曾不累日屬參選限
勅而詣訴過時徒思揚已露木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
愠嗟有異於子文晉之物移傷不遇於黃霸誠哉廢置寔
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與言不失宜室有
詞

同前

王沼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爲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
仕策名掄材受署既而天書荐委寧俟及瓜之期會府陳
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
置明乎用捨雖進賢是急冀開取士之門而廢物不移誠
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宜况歲其書事有徵於前

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請俟他年無隳舊典

詐假求官判

乙詐假求官科其罪訴云求而未得詐僞

對

蘇寧

爲官擇人聿求俊義強學干祿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
諸已射官明試無聞六義之能藻鏡掄材將亂九流之序
况今唐虞御極才子在官王裴持衡至公選士方聽得賢
之頌寧容詐假之辜顧三面而
斯宅既稱未得

須議減論

知名配社判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曰恨不及之

對

敬括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聞或損香論計乃甲名器
無瑕稟諸君之美秀幼敏足稱繼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速
恨疑良者守克尚于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間巷思而不
見聿將配乎縣社俾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可避也何其
糾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校四十六字 八月二十七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判十三

禮賢門二十七道

小吏歡言判四道

薦賢能判五道

寢延部人判三道

志行高潔判一道

舉抱甕生判六道

貢市井之子判一道

選人代試判一道

拔萃相非判一道

取名士判一道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一道

試選人繼燭判一道

微辟不起判一道

小吏歡言判

景與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對

康子元

義在斯合借容猶重於將軍道或可存縫掖未輕於太守
京歡言小吏將疑十五之詩倨見功曹無近三千之律耕
耘禮義儒行已申於仲尼嘯傲風雲高節未屈於光逸雖
闕循牆之敬豈干銘鼎之科將加譴黜恐乖寬裕希從理
遣無重斯愆

同前

母嬰

聲同律和氣合形比渡遼捨鴈門之守獨挹書生中郎捐
座客之談方近處士吁惟小吏職在含香光逸有著於美
名李斯果昇乎列位神期暗許能紆長者之歡精義其同
何廢達人之話功曹望慙樂廣才謝范滂空嫌倨見之輕
遂啓黜賢之責不省諸已翻欲退人巡覆再三匪聞其可

磁石非曲針之取武魄無俯芥之收拾凡就能幸從其議

同前

鄭少微

智士敏德難進易退明識流鑒察微知彰與善無求於貌
恭選能何限於厮役一言而善三語攸升交匪竭歡談仍
詣理不乏吾事在小吏而非辜無速我尤何主吏之頗類
不從棄黜深謂得宜

同前

景與小吏歡而且言不勤無傲之心旋得有皮之刺恭匪
近禮信則承羞黜而未其或難奪志若使才不足美怠而
可尤必也德有可甄倨而何責徵諸故事折有其倫鄙生
見重於抗詞元淑無嫌於長揖與其詰過寧取優賢

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之士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致詰詞云三適有功

對

趙子餘

建官惟材言刈其楚為政以德行歸于周甲徽華國章夾輔王室允茲好德是用進賢禮盡異能褒然登於漢室策選巖穴咨爾置於周行既三適於公車宜九錫以觀國且得臣敗楚失在子文夷吾霸齊功歸鮑叔寵錫既傾於彤弓將命必議於太常致詰豈煩於廷尉儻任刑而廢禮猶越祝以待庖既見侵官未能唯命

同前

甲何人斯惟曰舉善士異其行光乎薦能如祁大夫則讎不避若隨武子乃管庫先登才膺明試雖公車之是辟事匪專征豈彤弓以為請名器不假車服以庸信有德之可嘉終無功而何錫致廷尉之詰雖三適稱勞異諸侯之勲而百矢奚用典禮不易事義斯存

同前

沈東美

舉善惟微知人則哲妙聞音者識窮山之竹能追芳者賞幽徑之蘭甲位登八命才高四岳言刈其楚有異錯薪載繫其駒屢聞驥首文舉之昇一鸚陶洪之披三國志陶丘洪云御二龍於長塗披字疑二龍曷足思齊寧將比價懿茲擢桂使請錫弓自伐誠則躁求議功何妨懋賞稽諸漢史軌躅昭然名器不

可假人升降固宜合禮爵土互錫理或酬功弓矢斯張雅
符謬請六卿司過三適胡爲

同前

王昌齡

俾爾公侯敬服王命乃升賢俊昭宣訓典惟甲蕃屏有垣
既孜孜於審擇黜陟咸若亦賢賢而脩貢三詣二適登漢
室之明科九德九徵贊虞臣之寅亮有如取火於燧故能
任事加爵且汝惟勿伐則繼珪瓚不誣今也自賢豈曰彤
弓是允與其表請孰若謙光廷尉有詞匪伊妄作

同前

劉潤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鸞鷟
充庭蒲壁交衢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遊太

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摧桂林
一枝耻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

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

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在優賢不勞加黜此篇惟甲

二字疑誤

寢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且盧安舍正寢延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
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

貞峴

端右之寄古人爲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且盧安雅有通
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諸葛稱其驥足好問則裕高

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合茲正寢延彼部人饑
渴良圖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軾問侯嬴匹夫
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爲非愚所不取

同前

豆廬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緝
化題輿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躅爰
於正寢延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旣奉嚴命
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擬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
東海雖未贈刀廬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將有
昧於條章安旣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同前

劉光

至祥望職久著傳刀麗統良材攸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
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人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採鄉
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輿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
江海以納流爲大君子以訪賢爲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
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上關懷於談客孔丘旣稱其善
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今不伏
良謂有詞

志行高潔判

得甲志高潔遂爲時人所宗有司詰之曰景前時以爲通
而今以爲介是不恒人也請斥之甲云景雅尚自若而論
者或異不伏

對

李暄

國者進賢之賞人思類能之用欽崇慰薦敦固引繩野無
遺才邦有大任甲方伸已志將舉所知毛玠當仁克尊徐
邈孔融明敏無棄權衡見機貴作乃通達之人失道為草
一作非皆可疑介之士隨乎去就順以行藏不會適來之時將疑
過後之行寧問管鮑之厚孰存莊惠之深其於有司未曰
知我居然請斥何哉失辭

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對

王利器

大道潛運群動無心明王德孚庶物適遂由是山栖谷隱

常有居巢之人鸞南疏灌圃因一作時聞抱甕之叟

屬旒冕側

席載勤於夢卜繡衣持斧博訪於丘園皇華以知無不為

誠朴略之可尚或人以多聞博識明渾沌之非真跡初兆

於行藏事有同於倚伏舉者縱非折衷猶或獻芹科者貴

叶平反無宜一作疑

真棘愚之寡見告記為宜

同前

王冷然

使臣巡方天子錫命有能利國無待受辭况詩著考盤易

稱嘉遁清高勵俗義道周身致為舉先可以師者御史歲

觀風物夜動星芒路出河東載馳驟馬地疑河上便遇真

人將觀善以懲違遂薦賢而報國逢萌既達疑作威辟莫

辦東西法真一作慎又

不以禮迎何能進退由是黃金見

不

鑠白玉成瑕雖莊周道心以枯槁非本而子貢利口乃渾
沌假脩人既無情罵叔文而稱矯州寧妄罪鞭笞越以成
威

同前

馬翹

濟濟以寧寔惟多士戈戈所責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
稱高尚垂竿投釣寧殊涓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
叟御史以皇華動俗驄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
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
讒於子路未墁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挂瓢
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爲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

同前

張景

弓旌待士束帛登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微改運文
質有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俊德無曠庶官多
士斯聞得人爲盛猶恐考盤有作邁軸生詞思草澤之遺
芳憶山泉之逸賞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
下非常之制方書執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
宜且味海隅沉隱未薦褒衣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許延不
中使司自是踈遺混沌假脩野老若爲加罪

同前

張法

詩詠考盤易稱嘉遁聲流載籍美播丘山誠出處之多途
乃蕭蘭之或致至若丘中一作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
幽閑名未通於東臯旣而金潭洗菊不暇優遊玉甃滋園

徒施混沌御史乘驄按俗持斧臨人有悔必彈聞善斯舉
然以羸瓶小節抱甕微流貫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矯
深索前聞生也不其如何厚貌

同前

世道交喪文質平易朴略之緒耿焉不退混沌之萌去之
彌久眷言持斧庇我王職將鎮風化是旌漢陰子子干旌
雖得詩人之詠悠悠抱甕仍招孔父之責或者之告不其
宜乎假脩之名於是驗矣然刑克以當遁真存肥甯越尚
不致科巢父如何詰罪免夫度外竊以為得

貢市井之子判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為省司所詰甲云集作羣萃

之才集作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對

白居易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
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
翹楚誠有惡於裨敗諒難捨於集作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
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
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
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
有據省詰非宜

選人代試判

得乙充選人識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

六實不知情

對

前人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以集作心拙必代斲而手傷
乙情匪容奸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
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貶戚乃連坐而集作論辜察
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準格論人
不易知識名所宜情恕削奪恐為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拔萃相非判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而待命
二人于有相非未知孰是

對

前人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
仁者豈宜棄本屬行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苦脩詞乙不能
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惟習遂遠各從所好爾
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舍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
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其
葑菲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
求益嘉自致

取名士判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責實

對

前人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仄席任

蘇東坡集

七

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鷲而方取慮
非歲貢之賢儻集作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據
實必在研精集作情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
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

前人

此篇當在五百一十二卷師學門今已移入此姑存其目

試選人繼燭判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
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對

前人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詞俾從卜夜苟在簡而無取

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

握珠有命則從何

集作許

借光於

集作而

秉燭及乎考覈罕有

菁英屬詞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

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愈

集作逾

拙曷如早已焉用

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徵辟不起判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對

前人

脩身獨善寵則若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

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下

集作莫

顧雖

忘恤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

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集作是廢君之命場苗不食誠
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外
臣

無出身判

得乙居家理庶使舉請受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
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對

前人

選調集作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
中闇彰于外庶使以道敦知已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
在出身將棄子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
則循舊格割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仄席之求無感刻
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資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
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孔子聖誕撰麟孫謁廟歸於此卷改正二十六字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